

主恩逃過文革劫



詩篇一一九175節，願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讚美祂，成爲我每天的詩歌和禱告。我是生長在四代都是基督徒的家庭裡，然而我

靈命的光景不過是溫室裡的花草和被疾風吹刮的沙丘。十六歲高中畢業進入大學，開始了我人生的跋涉，永恆主許可用各種的苦難來折磨而實際上造就了我。尤其在十年動亂中受盡了人間苦毒，貧困，欺凌，然而這一切的後面都有神化裝的祝福。當時我並不明白，後來主開我心竅，才恍然大悟。

在校時，校方覺得我「世界觀」不正確，因此畢業前夕，系主任與我談話：妳的學業不差，可是妳的世界觀始終不肯改變，所以我們準備要送妳先到鄉下去勞動改造思想。擺在我前面的是要主還是要前途，經過一夜的禱告和心裡交戰，主的愛征服了我，我禱告說：我願意跟隨你，走這條十字架的

道路。正當我像亞伯拉罕願將以撒獻上的時候，神也向我顯出祂的慈愛和權柄，最後，我被分配在比一般學生更好的崗位上。

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全家成爲文革的重要對象。當我站在人群中被鬥爭的時候，心裡竟有意外的平安，禁不住默默地唱詩讚美，所以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叫罵些甚麼一句也聽不見。記得當我們全家跪在水泥垃圾桶上，是爲了有人誤傳我們殺過許多人，因此，許多遠方的居民都來討血債，許多被愚弄的人大喊著：剪他們的頭髮！那時，我心裡只有一個禱告說：主啊！我的頭髮已被你數算過了，你不許可的，一根頭髮也不會掉在地上，現在，你既然許可，我就甘願地把頭上的夾子拿下來，讓他們剪成一個「陰陽頭」。當運動高潮即將結束，我們全家都跪在花園水泥地上，身上掛著〈相信上帝〉的大

牌子。那天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，我們都準備著爲主的緣故而擺上，最後神沒許可，還是存留了我們的性命。

由於我的家庭遭到嚴重的衝擊，被列入「牛鬼蛇神」的隊伍，故被迫下放去農村勞動改造。住在牛棚，滿了跳蚤，但更滿了主的同在。同屋有一個人，因不滿現實的環境，無故地將氣出在我身上。我們房前有一口井，我抬頭向主禱告說：主啊！若沒有祢，我必定會跳下去，然而我有祢，求祢不但叫我不尋死，而且心裡也不氣憤。兩天後，主就差派農場的主任把我調到公社去帶領農村的下放知識青年，輔導他們文藝演出。由於我不是該下放的對象，公社同意我回家，但十一年我的戶口都無法遷回城市，故糧票、油票及一切副食品供應全都沒有。而我確信我的戶口是在天上，天父必按著祂的應許來養活我，所以我就歡喜快樂地度過了這漫長的十一年年頭。因爲他知道我的名，我就將他安置在高處（詩九十一14）。這些日子神使我生活上不但不依靠別人，相反地，一家的生活擔子幾乎都由我來挑！

在想不到的時候，天父又用奇妙的方法帶我出國，來到阿根廷的土地上。由於社會制度和生活習慣變遷太大，當然會有許多困難，也有許多眼淚，然而我知道祂的膀臂沒有縮短，耳朵沒有發沉。當我知道神存留我的性命到如今，豈非要大讚美？我還能留下什麼不給主呢？我的心被主的愛溶化了！還有什麼阻攔我不快跑跟隨主呢！